

姚立华和母亲在大连录制节目时合影。

姚立华和母亲在大连录制节目时合影。

姚立华和母亲在大连录制节目时合影。

姚立华和母亲在大连录制节目时合影。

姚立华和母亲在大连录制节目时合影。

（上接第六版）5月8日，这天阳光明媚，在庄严的教堂，黄大年一袭笔挺的西装，尽显儒雅风范。黄潇为爸爸和丈夫分别准备了湖蓝色的领带和领结，他们一家四口站在教堂前的草坪上，成了一道美丽的风景。

黄大年从怀里掏出一块古董手表，小心翼翼地戴在女儿的手腕上。那是他的母亲在他结婚时送给张艳的礼物，他们一直存着，就等着有朝一日传给潇潇。

婚礼进行曲响起，女儿挽着父亲的手臂，穿过众人祝福的目光，父亲把女儿的手放进女婿的掌心，将她的未来郑重托付。

接着，父女俩走下舞池，跳起了华尔兹。那是黄潇长这么大，爸爸第一次陪她跳舞。

看着潇潇幸福的笑容，黄大年不由想起过去的时光：潇潇出生那年国内发大水，他给她起的名字加了三点水，希望她此生过得潇洒大方。长大后，他带着她在剑桥的校园徜徉，在郊区的花园骑马；她觉得学中文很难，他答应课后陪她打羽毛球，哄着她去上中文班；跟在他屁股后面修剪花园，又跑到张艳那边去收拾菜地；他最拿手的菜是肉末和鸡蛋炒在一起，也是女儿最喜欢的。

望着爸爸增多的白发，黄潇也在回忆小时候的事情：那时，他们一家就住在地质宫的马路对面。一天晚上，妈妈和姥姥都不在家，黄潇就拉着楼里一个小伙伙一起去找爸爸。结果扑了空，再折回家，爸爸正在焦急地四处找她。那一次，一向和气的爸爸发脾气了，第一次用尺子打了她的手板。

高中时黄潇选修美术，第一堂素描课上完，爸爸就来指导了，那时候她才知道，原来爸爸遗传了爷爷的艺术天赋，他不仅是个体育健将，连绘画也是信手拈来。

考大学，黄潇瞄准了利兹大学，不仅因为父亲曾在那里深造，也因为有结构与建筑的双专业设置。黄大年对女儿的志向永远无条件支持，无论出差到哪里，他都会给女儿背回建筑书，如果在哪里看到精妙的设计，他也会拍下来给她送去。

后来，爸爸妈妈回到了中国，妈妈常说爸爸很忙，黄潇就担心他的身体。伦敦的下午，正是长春的凌晨，黄潇常会给爸爸打电话：

休息了吗？还没有。爸，你该睡觉了。我还在地质宫。

那你开车回家路上小心。有好几次，妈妈告诉黄潇：晚上我会睡一小觉，等你爸回来再起来给他煮面条。黄潇听了，恨不能立刻辞职飞回长春，把爸爸从办公室拽回家，每天监督他吃饭睡觉。

可她也知道，爸爸的性格很犟，想做的事情一定会坚持。有几次，她飞回长春来看他们，一家人守在一起，爸爸会兴奋地讲他在国内进行的项目，讲中国又取得了哪些进展。

可妈妈也跟她讲过爸爸坚持背后的艰辛。妈妈说，有时候大年夜不回家，她放心不下，到办公室看看，发现他就搭着件夹克，在椅子上睡着了，她只能默默地帮他盖上被子，静静地待一会儿，然后自己悄悄地回家。

妈妈说，她常在爸爸傍晚忙得废寝忘食的时候，拿着切成小块的水果来办公室看望几日不得见的他。妈妈跟他说：你吃点儿水果吧。可爸爸总是说：放那儿吧，正忙呢，你先回去。妈妈有时候会坚持着看他吃完，但经常还是无奈地走了。

妈妈说，她自己有时候实在熬不过，就叮嘱大年身边的焦健和其他同事多照顾照顾他。她跟她们说：你们黄老师平时作息没有规律，你们在他身边多提醒着点儿。

她听着妈妈道出的担心与忧虑，想起了父亲在她小时候跟她说过的话：要记住，作为一个中华民族的女儿，你没有任何理由不努力；也没有任何理由不使自己优秀。

爸爸回国之后，一家人聚少离多。可黄潇怎么也没有想到，一家人在她婚礼上的那次团聚，竟然是他们最后一次团聚。

1月4日，手术后第21天。黄大年内脏出现大出血，转氨酶升高、肝功能开始迅速衰竭、心电图出现停跳

命运往往真是弄人。万里之遥，黄潇也正在临盆的阵痛中挣扎。

剧痛之中，随着哇哇啼哭，黄大年的外孙降临到这个世上。黄潇含着幸福的眼泪，虚弱地对丈夫说：

拍一张孩子的照片，赶紧发给我爸爸妈妈他们。

此时，黄大年的手机正静静地躺在病房的柜子里。

黄玲听到柜子里的响声，看到微信不顾一切地冲进了抢救室，把手机举到他的面前。

哥，哥，你快醒醒，潇潇生了，是个男孩子。黄大年的眼球开始凸出，他刚刚失去了意识。

哥哥，你快睁眼看看啊，这是春伦，你的外孙啊！照片上，那个黑头发、圆脸蛋、圆鼻头的孩子，分明带着黄大年的几分神韵。

春伦，是黄大年住院期间为外孙想

黄大年（左）与黄玲（右）合影。

黄大年（左）与黄玲（右）合影。

黄大年（左）与黄玲（右）合影。

黄大年（左）与黄玲（右）合影。

黄大年（左）与黄玲（右）合影。

黄大年（左）与黄玲（右）合影。

黄大年（左）与黄玲（右）合影。

黄大年（左）与黄玲（右）合影。

黄大年（左）与黄玲（右）合影。

黄大年（左）与黄玲（右）合影。

黄大年（左）与黄玲（右）合影。

黄大年（左）与黄玲（右）合影。

黄大年（左）与黄玲（右）合影。

黄大年（左）与黄玲（右）合影。

黄大年（左）与黄玲（右）合影。

黄大年（左）与黄玲（右）合影。

黄大年（左）与黄玲（右）合影。

黄大年（左）与黄玲（右）合影。

黄大年（左）与黄玲（右）合影。

黄大年（左）与黄玲（右）合影。

黄大年（左）与黄玲（右）合影。

黄大年（左）与黄玲（右）合影。

黄大年（左）与黄玲（右）合影。

黄大年（左）与黄玲（右）合影。

黄大年（左）与黄玲（右）合影。

黄大年（左）与黄玲（右）合影。

黄大年（左）与黄玲（右）合影。

黄大年（左）与黄玲（右）合影。

黄大年（左）与黄玲（右）合影。

黄大年（左）与黄玲（右）合影。

黄大年（左）与黄玲（右）合影。

黄大年（左）与黄玲（右）合影。

黄大年（左）与黄玲（右）合影。

黄大年（左）与黄玲（右）合影。

黄大年（左）与黄玲（右）合影。

黄大年（左）与黄玲（右）合影。

黄大年（左）与黄玲（右）合影。

黄大年（左）与黄玲（右）合影。

黄大年（左）与黄玲（右）合影。

黄大年（左）与黄玲（右）合影。

黄大年（左）与黄玲（右）合影。

黄大年（左）与黄玲（右）合影。

黄大年（左）与黄玲（右）合影。

黄大年（左）与黄玲（右）合影。

黄大年（左）与黄玲（右）合影。

黄大年（左）与黄玲（右）合影。

黄大年（左）与黄玲（右）合影。

黄大年（左）与黄玲（右）合影。

黄大年（左）与黄玲（右）合影。

黄大年（左）与黄玲（右）合影。

黄大年（左）与黄玲（右）合影。

黄大年（左）与黄玲（右）合影。

黄大年（左）与黄玲（右）合影。

黄大年（左）与黄玲（右）合影。

黄大年（左）与黄玲（右）合影。

黄大年（左）与黄玲（右）合影。

黄大年（左）与黄玲（右）合影。

黄大年（左）与黄玲（右）合影。

黄大年（左）与黄玲（右）合影。

黄大年（左）与黄玲（右）合影。

黄大年（左）与黄玲（右）合影。

黄大年（左）与黄玲（右）合影。

黄大年（左）与黄玲（右）合影。

黄大年（左）与黄玲（右）合影。

黄大年（左）与黄玲（右）合影。

黄大年（左）与黄玲（右）合影。

黄大年（左）与黄玲（右）合影。

黄大年（左）与黄玲（右）合影。

黄大年（左）与黄玲（右）合影。

黄大年（左）与黄玲（右）合影。

黄大年（左）与黄玲（右）合影。

黄大年（左）与黄玲（右）合影。

黄大年（左）与黄玲（右）合影。

黄大年（左）与黄玲（右）合影。

黄大年（左）与黄玲（右）合影。

黄大年（左）与黄玲（右）合影。

黄大年（左）与黄玲（右）合影。

黄大年（左）与黄玲（右）合影。

黄大年（左）与黄玲（右）合影。

黄大年（左）与黄玲（右）合影。

黄大年（左）与黄玲（右）合影。

黄大年（左）与黄玲（右）合影。

黄大年（左）与黄玲（右）合影。

黄大年（左）与黄玲（右）合影。

黄大年（左）与黄玲（右）合影。

黄大年（左）与黄玲（右）合影。

黄大年（左）与黄玲（右）合影。

黄大年（左）与黄玲（右）合影。

黄大年（左）与黄玲（右）合影。

黄大年（左）与黄玲（右）合影。

黄大年（左）与黄玲（右）合影。

黄大年（左）与黄玲（右）合影。

黄大年（左）与黄玲（右）合影。

黄大年（左）与黄玲（右）合影。

黄大年（左）与黄玲（右）合影。

黄大年（左）与黄玲（右）合影。

黄大年（左）与黄玲（右）合影。

黄大年（左）与黄玲（右）合影。

黄大年（左）与黄玲（右）合影。

黄大年（左）与黄玲（右）合影。

黄大年（左）与黄玲（右）合影。

黄大年（左）与黄玲（右）合影。

黄大年（左）与黄玲（右）合影。

黄大年（左）与黄玲（右）合影。

黄大年（左）与黄玲（右）合影。

黄大年（左）与黄玲（右）合影。

黄大年（左）与黄玲（右）合影。

黄大年（左）与黄玲（右）合影。

黄大年（左）与黄玲（右）合影。

黄大年（左）与黄玲（右）合影。

黄大年（左）与黄玲（右）合影。

黄大年（左）与黄玲（右）合影。

黄大年（左）与黄玲（右）合影。

黄大年（左）与黄玲（右）合影。

黄大年（左）与黄玲（右）合影。

黄大年（左）与黄玲（右）合影。

黄大年（左）与黄玲（右）合影。

黄大年（左）与黄玲（右）合影。

黄大年（左）与黄玲（右）合影。

黄大年（左）与黄玲（右）合影。

黄大年（左）与黄玲（右）合影。

黄大年（左）与黄玲（右）合影。

黄大年（左）与黄玲（右）合影。

黄大年（左）与黄玲（右）合影。

黄大年（左）与黄玲（右）合影。

黄大年（左）与黄玲（右）合影。

黄大年（左）与黄玲（右）合影。

黄大年（左）与黄玲（右）合影。

黄大年（左）与黄玲（右）合影。

黄大年（左）与黄玲（右）合影。

黄大年（左）与黄玲（右）合影。

黄大年（左）与黄玲（右）合影。

黄大年（左）与黄玲（右）合影。

黄大年（左）与黄玲（右）合影。

黄大年（左）与黄玲（右）合影。

黄大年（左）与黄玲（右）合影。

黄大年（左）与黄玲（右）合影。

大地之子黄大年

我的归宿在中国，回国对我来说，就是落叶归根。

春的觉醒、夏的奔放、秋的收获、冬的蓄积，他就像一棵大树，伸展出一片绿荫，献出累累果实，将枝头的最后一抹亮色，都献给了脚下的大地。

不知疲倦的黄大年永远地离开了，把生命中最璀璨绚丽的部分献给了国家。正如匈牙利爱国诗人裴多菲在诗里写的那样：我是你的，我的祖国！都是你的，我的这心、这灵魂！

大年不是一个一般的学者，他是有理想、有追求的人，才不满足于已有的成就。我理解他在英国那样优越的环境里，他觉得自己已经摸到天花板了，他回国，既是突破自己，也是报效祖国。高平说，千人计划成就了他，让他能够义无反顾、全身心地实践他的理想抱负、一展他的爱国追求。他是浓缩了他的人生，用这几年的时间凝聚成内心一直深藏的对祖国的爱。这么理解他的逝去更有价值，这也是他愿意投身、愿意献身的。

长春的夜晚，黄潇走出家门，漫步在南湖边。清风袭来，她仰望头顶的星辰，重新体味着爸爸的心境：我以前不理解，为什么爸爸会这么忙，甚至忘了他自己？但我慢慢能感觉到，他所做的这些是为了国家，他想着中国会强大，愿意牺牲自己的一些东西。

泪痕深处，我心归处

1月13日，大雪，长春迎来了零下23摄氏度的严寒。泪水划过脸颊，打在上手都冻成了冰花。

长春市殡仪馆西辰厅内，此时聚起了八百多人。满满一室的黄菊花散着淡香，映着洁白的天花板，驱散了窗外的寒冷。

黄大年静卧在鲜花丛中，面容是那般安详。已经瘦成一把骨头的张艳守在一旁，没有眼泪，也没有言语，她只是默默地看他，仿佛这个世界就只剩他们两个。

黄大年穿的是一套黑色西服，里面是白色衬衫，脚上一双黑色正装皮鞋。因为身体浮肿，衣服和鞋都是临时购买的，尺码比平时大了两号。

大家想找一套最庄重的衣服，翻找半天，才发现他常穿的就是那件磨毛了袖口的黄呢子西装、两件褪了色的夹克衫、几件毛衣和洗得泛白的牛仔褲。柜子里还有很多衣服没有拆封，因为他根本无暇顾及。

焦健凑过去，看了一眼黄老师的白衬衫。他想确认一下，那么爱干净的黄老师穿的是不是洁白洁白的。

几天前，焦健和其他几个人帮着家属给黄老师换了衣服。怎么从医院出来，怎么去的殡仪馆，怎么又给黄老师换了新衬衫，怎么把他送去那冰冷的所在与科学这份特殊的

情。焦健凑过去，看了一眼黄老师的白衬衫。他想确认一下，那么爱干净的黄老师穿的是不是洁白洁白的。

几天前，焦健和其他几个人帮着家属给黄老师换了衣服。怎么从医院出来，怎么去的殡仪馆，怎么又给黄老师换了新衬衫，怎么把他送去那冰冷的所在与科学这份特殊的

情。焦健凑过去，看了一眼黄老师的白衬衫。他想确认一下，那么爱干净的黄老师穿的是不是洁白洁白的。

几天前，焦健和其他几个人帮着家属给黄老师换了衣服。怎么从医院出来，怎么去的殡仪馆，怎么又给黄老师换了新衬衫，怎么把他送去那冰冷的所在与科学这份特殊的

情。焦健凑过去，看了一眼黄老师的白衬衫。他想确认一下，那么爱干净的黄老师穿的是不是洁白洁白的。

几天前，焦健和其他几个人帮着家属给黄老师换了衣服。怎么从医院出来，怎么去的殡仪馆，怎么又给黄老师换了新衬衫，怎么把他送去那冰冷的所在与科学这份特殊的

情。焦健凑过去，看了一眼黄老师的白衬衫。他想确认一下，那么爱干净的黄老师穿的是不是洁白洁白的。

几天前，焦健和其他几个人帮着家属给黄老师换了衣服。怎么从医院出来，怎么去的殡仪馆，怎么又给黄老师换了新衬衫，怎么把他送去那冰冷的所在与科学这份特殊的

情。焦健凑过去，看了一眼黄老师的白衬衫。他想确认一下，那么爱干净的黄老师穿的是不是洁白洁白的。

几天前，焦健和其他几个人帮着家属给黄老师换了衣服。怎么从医院出来，怎么去的殡仪馆，怎么又给黄老师换了新衬衫，怎么把他送去那冰冷的所在与科学这份特殊的

情。焦健凑过去，看了一眼黄老师的白衬衫。他想确认一下，那么爱干净的黄老师穿的是不是洁白洁白的。

几天前，焦健和其他几个人帮着家属给黄老师换了衣服。怎么从医院出来，怎么去的殡仪馆，怎么又给黄老师换了新衬衫，怎么把他送去那冰冷的所在与科学这份特殊的

情。焦健凑过去，看了一眼黄老师的白衬衫。他想确认一下，那么爱干净的黄老师穿的是不是洁白洁白的。

几天前，焦健和其他几个人帮着家属给黄老师换了衣服。怎么从医院出来，怎么去的殡仪馆，怎么又给黄老师换了新衬衫，怎么把他送去那冰冷的所在与科学这份特殊的

情。焦健凑过去，看了一眼黄老师的白衬衫。他想确认一下，那么爱干净的黄老师穿的是不是洁白洁白的。

海，他已找到了独属于他的、朴素而又隽永的心灵归处！

按照长春当地风俗，出殡时逝者要口含铜钱、盖上黄缎。可焦健觉得，黄老师不是普通的人，他不信这些东西。黄老师应该盖着党旗或者国旗走。黄玲听了焦健的提议，有些茫然地抬起头。她比哥哥小了18岁，这些年哥哥经历了什么、做了哪些事情、心里究竟在想什么，她和大文似乎都搞不清楚。

2016年7月19日至22日，黄大年受邀参加了中央党校举办的高层次科技领军人才专题研修班。动身前，他在办公室忙活了一整天，反复整理修改自己的科研资料。

回到长春，一进办公室，黄大年就兴高采烈地告诉师生们：我代表讨论小组发言了，效果特别好。党和国家都重视这些研究，咱们还有很多事要做啊！

说着，他就打开自己的背包，小心翼翼地拿出了一个塑料袋，打开包裹着的毛巾，里面是一个白瓷茶杯。茶杯下面还配有一个托盘，黄大年特意用餐巾纸包起来，生怕刮坏了上面的金色镶边。他打开书柜的玻璃门，把这套茶杯摆在了专门存放各类奖牌证书的格子里。

王郁涵见了，有些纳闷地问道：黄老师你带个这回来干吗？黄大年乐呵呵地指着上面印的“中共中央党校”字样给她们看，“喏，这是中央党校发的，我得留个纪念。

那段时间，他还找来一本难得的课外书——长篇报告文学《长征》。工作之余就拿来认真阅读，那些在血与火中淬炼的英雄故事，常常让他心潮澎湃。

现在，那本鲜红色封面的《长征》静静地躺在书柜中，等待着他的主人。第564页，他还细心地做了最后的折角。

这一生，一路长征，黄大年始终向往报国英雄的壮志豪情。中学时代，他曾与一帮部队子弟生活玩耍，时常把自己当作以一当十的英雄，高喊着“只解沙场为国死、何须马革裹尸还”的诗句。

这一生，一路长征，黄大年始终都想做一名坚守到底的战士。即使暂时和部队失去联系，他也终究要回到组织的怀抱。

1月13日这天，大雪漫天，仿佛要用那洁白覆盖这世间的一切。

焦健和黄玲捧着黄大年的遗像从他家居住的小区出发，她们要带他穿过工农广场，走过南湖大路，最后看一看他的第二故乡。

在小区对面的十字路口，焦健举起了一个泥做的火盆，用力摔在地上，冲天大声喊道：黄老师，一路走好！

铅灰色的火盆碎成很多片，散进了雪地，没有了声响。

长春的老辈人相信，子女为故亲摔碎了火盆，他们的灵魂就将砸破桎梏，安然离去，寻找新的彼岸之所。

焦健仰头望向天空，他想知道，那一缕忠魂是不是直上九霄，去往他魂牵梦萦的故里？

那里，有他一生中最安稳快乐的童年时光。在南宁地矿局地质大院的树荫下，他一边画着和日本鬼子打仗的漫画，一边给同学们绘声绘色地讲着故事。

那里，有他少年时代自立图强的艰苦跋涉。在辗转寄读的几所学校里，如果老师说“只有一个同学考试得了满分的时候，同学们就知道不用问，又是黄大年。”

那里，有他父母的坟家，有无法弥补、难以言说的遗憾。

2016年清明时节，黄大年专程抽出时间回到老家，和弟弟妹妹到父母坟前。

大文、黄玲，我想跟爸妈说说话。弟弟妹妹悄悄退后，黄大年就坐在坟前，絮絮诉说：

爸！妈！你们说的，大人都记着呢。你们说让我回来报国，我现在给国家做事情，一分一秒都没耽误，你们说回来以后离家近一点儿，我也在想办法和广西这边的学校、机构对接，为家乡建设出力儿力，退休以后，我就在这儿住，陪着你们。